



## 本土文本

## 进厂 (小说)

□王海波

缪二发领了二十只新棉包，在仓库门口碰到盛国如，盛国如拉了几车籽棉送到仓库，想休息会儿。

“歇会儿。”缪二发出于体谅。

盛国如说：“歇会儿没事，籽棉仓库堆满了。”

“现在管理松得一塌糊涂。”缪二发故意这样说。

盛国如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领了二十只新包也不记账。”缪二发欺骗他。事实上，缪二发签了字的，而且拿了二十只旧包换的。

盛国如信以为真：“不记账，那包少了怎么办？”

“少就少点，谁去查，这么大的厂还在乎几百只包！”缪二发轻描淡写地说，“这新包我们放仓库放烂了也没人懂。”

盛国如瞅着他把新包移到北门边，转身走到自己面前：“这两天家里有没有事？没事去叶红家喝酒，酒菜我们自备。”

“好的，你安排，我买菜。”盛国如说。

隔了两天，缪二发当着盛国如的面送了两只新棉包给管理员，管理员说他床上垫的棉花被木板条拉断了线，往外吐花，用棉包起来就不吐花了。管理员把两只新包叠整齐夹在腋下去了车间。

缪二发说：“新包你一拿他一拿的，我也记不得还有多少只了。”其实他数过两次，少了三只。

到了下午，锯齿机上的轴承坏了，外场停运，缪二发和盛国如不拉籽棉了。盛国如说：“我上街去买点东西，老婆说几天了，一岔就忘了。”

“那我喝酒去。”缪二发问，“你也弄碗酒回去？”

盛国如说：“不了，你去喝。”

缪二发没走，他绕到仓库西大门，盛国如的行动他在门缝里看得一清二楚。他哼两下到了一套岗，告诉刘克桂后就去顾大个那里喝酒。

刘克桂思索了几天，一旦缪二发举报了，警卫班谁查盛国如？分管厂长、外场主任、保卫科长、何堂生都要到场，这样人证、物证俱在，盛国如不好抵赖。刘克桂设想了几个画面，可又一琢磨

磨，这社会谁愿意得罪人？多数人见事不说，闲事不管，盛国如也不是做的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偷只布包回去无非纳鞋底，缝缝补补，何必把人弄死！这是一辈子记仇的事，你盛国如要倒，倒在别人手上，我刘克桂放你一马，加上缪二发也不是好东西，说不准塞块砖头让我刘克桂打人。刘克桂矛盾着，他想，住厂里的人，夜里偷木料回去打家具汇报领导后一句话不吭，反过来还批评刘克桂没抓现场。想到这，刘克桂心里不是滋味，原先他想汇报领导的，半路上改变了主意。以往下班大门都开着，今天他把大门锁了，开一小边门，刘克桂等盛国如……

顾大个厨房的窗子对着轧花厂的大门，缪二发坐在窗下喝酒。“怎么不到堂屋喝酒？”顾大个问。

“你堂屋黑咕隆咚的，这里光线多好！”缪二发一脸狡黠。

“你怕菜送到鼻子里？”顾大个说。

缪二发默不作声，端着碗，盯着窗外。盛国如下班了，走到大门口下了车，拉开边门想走。这时刘克桂从警卫室出来：“国如下班了？”

盛国如答道：“刘班长，今天车间坏了，下班早。”刘克桂近前抓住他的车把说：“到里面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盛国如一慌，就进了警卫室。

刘克桂觉察到他脸色发白，拉了张椅子叫他坐。盛国如浑身燥热：“刘班长，什么事？”

“有人反映你身上缠着棉包。”刘克桂缓缓地说，“本想叫领导到场的，想想算了，那样对你以后不好，还是我单独找一下你比较妥当。”

盛国如埋头不语。刘克桂又说：“这样吧，你解下来扔到这里，其他话不说了。”说完刘克桂就到门外去，盛国如从腰间一层一层解开，把自己的衣服整了整，回去了。

在桥上盛国如遇到缪二发喝完酒回厂，盛国如不悦：“今天倒了大霉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缪二发摇摇晃晃地问。

“我拿了两只包，不知哪个告的状，

不要是刘班长真要丢人现眼。”盛国如惊魂未定。

“不会吧。”缪二发说，“你肯定是被人看到了。”

盛国如提醒道：“你往回带也注意点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

“是的。”缪二发说，“回头我问问刘克桂，看是谁说的。”

“问了告诉我。”盛国如骑自行车走了。

到了办公室，何堂生泡了杯茶，用鸡毛掸子在桌椅上掸了掸。不多一会儿，盛国如来了。

何堂生开门见山：“棉包的事有人告到警卫班，刘班长照顾你面子，没让你下不了台，但要对举报人有交代，你也不要打听是谁告的，都过去了。”何堂生顿了顿，“考虑你平时工作表现不错，这事就到此为止，不扩大化了。”

“谢谢领导关心。”盛国如点头。

“不过严厂长要你写份检查。”何堂生说，“国如啊，你也是老实人，弄不人过，以后处人留个心眼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盛国如充满感激。

“严厂长说了，这期棉花收购结束了，明年就不签合同了。”何堂生说，“其实棉花收购旺季也就三四个月，凭你的体力到哪儿找不到份好工作？你听我的话不会错。”

盛国如呆坐着，快快不乐：“要这样开除一个人，外场的人都开除光了，我不是瞎说，有几个不偷？”

“说话要有证据。”何堂生说，“你不能信口开河，好了，国如啊，还是那句话，至此为止，闹起来不好玩。”

盛国如心里不平，还是忍了。何堂生说：“就这样，我去镇上开会，下次去你家喝酒。”

秋天的傍晚开始凉了。父亲忙了两天终于把菜备齐，请的街上的苏大厨。请苏大厨是严厂长点的，严厂长在哪儿都说苏大厨忙的菜肴好吃。要菜好吃，一是食材要好，再者就是厨艺。我们这里靠近海边，名贵海鲜大多出产在我们这里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资源

优势，使得小镇成为远近闻名的美食之乡，四时各异的独特海鲜、菜品、面点，乃至乡村土肴，每款每味皆能过口不忘，回味无穷。

“拜师酒不能差，不像平时吃了玩。”父亲反复这样说，“宁可家里省，不能对不起人，外人吃了传四方。”父亲这些朴实的语言多多少少影响了我。

苏大厨排了菜单，让我父亲看。苏大厨说：“我排的是街上最好的鱼翅菜，再好好不起来了。”这话也是实话，既然我父亲交代他弄好的，苏大厨没必要省，他是要名的，弄砸了苏大厨的脸没处撑。街上人知道，哪家请了苏大厨，档次下不来。小镇的本帮菜是由苏大厨开发的，形成等级性的规范化菜谱——鱼翅菜、海参菜、鱼皮菜、鸡肚菜、鱼肉羹，这五种菜谱最大的特点是把海鲜列为主要内容，在每一种菜谱里头的都是海鲜。小镇人喜欢鲜灵鲜活的海货，讲究本港现捕的“离水鲜”，这种海鲜风味清新，鲜味独特。父亲朝苏大厨说：“你排的菜我放心的。”

严厂长先到的，他到的时候苏大厨已将八个冷盘上了桌。严厂长说：“苏大厨的刀功就是不一样。”苏大厨喜滋滋的，说谢谢严厂长的夸奖。父亲倒了茶给严厂长，然后陪他聊天。

“我把儿子交给你，一切都听你的。”父亲捧着水烟锅，吐了口烟。

严厂长说：“你这儿子我还真想好培养培养，户口不得解决，比较麻烦，慢慢来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”

父亲和严厂长你一言我一语，陆陆续续来了人就不说了。严厂长有点饿了，跑到厨房叫苏大厨切了块肉，说先填下肚子，等会儿要喝酒，空腹喝酒伤人。严厂长注重养生。

何堂生最后一个来的，他见到我父亲说：“刚才车站停的卡车上了一批孩子，好像你儿子也上去了。”

父亲不解，追到车站，车子已经开远。

事先，我跟爷爷说过。到夜里爷爷告诉我父亲，说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深圳打工。父亲哑然。

（完）



## 每一个起舞的日子 (散文)

□陈凤兰

坐在公园的小河边，沐浴在如霓虹般的晚霞里，那一刻，我与周遭融合，隐遁得像一粒尘埃。

不远处的木棉花正如火如荼，大瓣的粉红像是娇羞的爱情。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根，紧握在地下，叶，相触在云里。”舒婷的《致橡树》中木棉花是个无法替换的意象。粉色是少女的色彩，是懵懂的情愫，是雀跃的喜欢。只是，残阳如血，铺染下，竟有种苍凉的惆怅。像是那些被辜负的爱情，女子独立秋风，“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”，这是薛涛自身的爱怜。“风花日将老，佳期犹渺渺。不结同心人，空结同

心草”，这是薛涛对无情郎——元稹的声声泣泪的控诉。不是所有的情人都能成眷属，被辜负的人唯有将“花满枝”翻作相思的眼泪。

眼前，河边的杂草丛中竟然有几株缤纷的野花。四瓣，平展开，绛红的、浅紫的、明黄的，像是画家的油彩无意间跌落在地面上。花坛里那是集体的喧嚣，这里却只有被遗忘的独处。但是盛开是花的使命，无论是羸弱的还是茁壮的，是在肥沃之地，还是在污浊之处，命运不可挑剔，开放却是宿命。就像女侠秋瑾，在“冷酷如铁、黑暗如漆、腥秽如血”的旧中国，即便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也要慷慨就死。她是一朵耀眼的

小花，璀璨了整个黯淡的荒草地。

公园小河的对岸是一片庄稼地，黄亮的稻穗，还残存着绿意的叶片，像是成熟与青涩的纠结与挣扎。稻田里没有形容词，没有修饰的诗意，没有高貴与卑贱的区别，只有稻子和稗子共面对生命终结的现实。如果你相信轮回与天堂，那么也许你还能记得前世叶片厮磨时的疼痛与快意。如果你忘记，那就让我重新来过。就像余秀华写的《我爱你》，我会“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，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”。在爱情直面死亡，请大声呼喊，即便群山无应。“诗歌，是纸上的生命，而每个生命，都是大地上的诗歌”，而余秀

华摇摇晃晃的身影，却是最动听的大地飞歌。

坐在河边，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”，我不说话，“就十分美好”。这一刻，有一方天空，一抹残阳，有稻子，有鲜花，生活便无比圆满。

尼采说：“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还好，当下正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。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脚下爬来爬去的蚂蚁是我，还是我是蚂蚁。那些只是名称的噱头，还是逻辑的荒诞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来过，爱过。爱过一个人，一片土地，还是美好的国度。你只需起舞，其余的都留给命运。

## 黄河边，他按下“音乐喷泉” (散文)

□明前茶

在兰州，夏天，清晨沿着黄河走一走是十分舒畅的事，水汽抚摸着人的面颊，炎热一扫而空。风中隐约有欢畅的爵士乐传来，顺着修整得清新悦目的河岸往前走，吹奏声越来越清晰了。只现在半环形的露天座椅上，一位剃着小平头、穿着红背心、蓝色牛仔裤的大爷正在旁若无人地吹奏弯管萨克斯。一看，他就是器乐演奏方面的“资深票友”，出来买菜，也不忘带着一个可折叠的曲谱架子，可以随时找一个空气清新的地方，摊开曲谱，认真演奏。

我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大爷肺活量十足，能超吹，能演奏滑音、颤音、吐音，他吹奏肯尼·基的名曲《回家》，既有铜管乐器的金属鸣响，又有木管乐的悠

扬，从旅行者四海为家的豪情满怀，过渡到对故乡、对亲人的无尽思念，只需要三分钟的工夫。有趣的是，在他忘情演奏的时候，他身后那个老年人出门买菜必备的小拖车里，正传来活鲫鱼隔着塑料袋蹿跳的声音。菜蔬、水果、豆腐、牛肉、碱水面条，都已经买好了，到了周末，哪家老父母不在为全家团聚忙活呢。一曲已毕，负责全家采买的大爷终于恋恋不舍地合上了曲谱，他说：“要不是儿子早早打电话来，说要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吃饭，我起码要多吹个半小时。”

他把萨克斯管小心收进匣子里，又把曲谱架子收好。从前，他是兰州一家炼钢厂的工人，在通红的、刚出炉的钢

坯前，一站就是快40年，“我们年轻时，炼钢厂有游泳池，有小乐队，有舞厅，厂领导把职工的文艺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就是鼓励你这一辈子安心为企业作贡献。”45岁那年，大爷跟着新来的徒弟学习吹奏萨克斯，练习沉气沉丹田，增强心肺功能，他说：“嘿，真的有效。音乐会帮你调节情绪，心情好了，身体就好，哪怕在酷暑天，出钢口前的温度起码有70摄氏度，我也从来没有头晕眼花。”

如今，大爷已退休，与一般的老人萨克斯手喜欢组队演奏不同，他喜欢“在没人处独吹一段”。喜事儿要吹，忧心事儿也要吹，一吹，心中的包袱就放下了。“如今的年轻人常议论人间值

得，要我说，有音乐，就值得。”除了早上出来买菜，见缝插针吹一段，有时，大爷与大妈吃完晚饭出来散步，也背着他萨克斯管，那个时候就不带曲谱了，到了黄河边，只在月下即兴吹奏最熟稔的乐曲。

四下无人，月光洒下的雪亮斑点就像一路铺满落花，空气中仿佛有香气。大爷吹到一半，突然，宁静的黄河上，有大鲤鱼蹿跳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点亮了黄河里的热情，不时地，这里一声，那里一声，大鲤鱼都在猛烈地甩尾，突破水面，像是闻乐起舞一般。

大爷以做梦般的声调说：那是黄河上的音乐小喷泉，竟然是我的萨克斯管按下了喷泉的按钮。真是不可思议啊。

## 江海新韵



## 与花香擦肩而过(外二首)

□张士达

## ◎与花香擦肩而过

时序循规蹈矩  
季节按部就班  
春末夏初  
我在季节的边缘  
几度与花香擦肩而过  
可是，有缘遇见  
芍药、月季、玫瑰、虞美人  
听一朵花开，看一个世界  
闻一缕花香，酿一首诗韵  
透视每一朵花的背后  
都摇曳着，一个跌宕的故事  
一个飘逸的诗魂  
五光十色，灿若彩虹  
把生命涂抹成一幅画

## 霜

孤寂时坦诚对话交流  
午夜时分  
那几声零碎的狗吠  
撵走了我的睡意  
我伫立于习习凉风中  
偶尔抬头望着天空  
月亮在云雾里若隐若现  
嫦娥久别人间也许有点害羞  
流云仿佛野马在天上追逐  
蟹塘里蛙声一片  
平仄有序，错落有致

灌满我的耳朵  
我的思绪在蛙声中飞扬  
梦里飘着古典的稻花香  
响起辛弃疾的那曲《西江月》

## ◎诗，我的兄弟

出身卑微，无德无能也无才  
是我不咸不淡的标签  
中年后，我在诗海慢慢地拾贝  
收获甚微，但坚持背上背篓  
总想装下夜空中属于自己的星星  
孤灯是不离不弃的朋友  
陪伴我在字库中搬运和组装  
诗歌，是我半路结识的兄弟  
寒冷时抱团取暖，共同抵御风霜

孤寂时坦诚对话交流  
一起想象海边听涛，仙女下凡

园中赏花，遇见枯木逢春

天边云卷云舒，月升月落

失意时学桃花笑春风

不气馁，不落魄，不丧志

拜师学艺，勤于思考

人生苦短，岁月漫长

诗，我的好兄弟

撑起油纸伞，一起

穿过江南的雨巷

## “扶海e帆”青春扬

□源泉

青春，是蓝色的，像深远的晴空，像迷人的海洋  
青春，是绿色的，像滴翠的青竹，像坦荡的草原  
青春，是红色的，像燃烧的火焰，像初升的太阳  
青春，是白色的，像洁净的信笺，像广袤的棉田

## 青春融入互联网

我们如云如月，富于幻想  
我们朝气蓬勃，充满希望  
我们敢为